

戏曲剧目选

朋友之間

(曲剧)

话剧原作 四川省温江专区
农村文化工作队
曲剧改编 刘道秉 李 斌

28
1965

河南省剧目工作委员会

1965年12月

时 间：一九六四年春节前几天的一个下午。

地 点：某生产队，赵家小院。

人 物：赵老成——男，五十岁，下中农。

老成妻——四十八岁。

二 哥——三十多岁，中农，外号“戏迷”。

九 婶——五十余岁，上中农，外号“精灵鬼。”

九 叔——五十余岁，九婶的丈夫。

布 景：舞台上，左、中、右三家构成一个三合头小院。台左是赵老成家，门的上方有“光荣军属”的小红匾。台中是二哥家，门上贴有戏画。台右是九婶家，门上贴着“财、宝”二字。三家之间有两条屋角巷道，通向屋后。台前是来往大路。

〔赵老成高兴地上。〕

赵老成：（唱）东风阵阵拂柳梢，

麦苗返青冰雪消。

公社人勤春来早，

抓紧送肥干劲高。

为了油菜收成好，

回家忙把鸡窝掏。

铁柱娘，铁柱娘！

〔老成妻自屋内出。〕

老成妻：啥事喊这么急？

赵老成：咱家还有多少鸡粪？

老成妻：连鸡窝里总有百十斤。

赵老成：那好！（欲进门）

老成妻：看你那个劲，慌个啥？

赵老成：交鸡粪。

老成妻：哎呀！咱家的交肥任务早就超额完成了，还用你现在这么忙。

赵老成：铁柱娘。

（唱）常言说春天多施一车粪，

夏季多收一担粮。

今年油菜面积广，

追肥管理要加强，

队里的肥料刚够春耕用，

细肥不足空着忙。

老成妻：（唱）那就该快给队长出主意，
发动社员共商量。

赵老成：是嘛。

（唱）我提议大家交鸡粪，

贫下中农齐赞扬。

虽说咱鸡少粪不多，

也应该尽咱的一份力量。

老成妻：鸡粪可是当油饼用啊，是不是……

赵老成：什么？你呀！明年油菜丰收了，油饼不就更多啦。这样吧，交八十斤，留二十斤。

老成妻：二八开？

赵老成：对！二八开！（解释地）八成交给生产队，二成自己用。走！（欲下）

老成妻：（迟疑地）别忙，再商量一下吧！

赵老成：（误会）商量什么？今年队里扩大了六十亩油菜，都是在新改的梯田里，总不能放着肥料不交，让那么好的苗儿减收。

老成妻：谁说让地里苗儿减收成啦？我是说集体重要，油菜又急需肥料，那就全都拿去吧！

赵老成：（笑）不，刚才赵队长讲的清楚，要适当留一些自己用。再说，底下那层鸡粪垫土特别多，一齐拿去不是沾了队里的便宜？

老成妻：还是你比我看的全面。

（念）行，你比我的见识高。

赵老成：（念）不，都是为集体把心操。

老成妻：（念）吔！咱俩互相表扬个啥！

赵老成：（念）对，对，对，咱快去把鸡窝掏。

〔赵老成、老成妻下。九婶上。〕

九 婶：（唱）眼下就要把年过，

我忙着煮肉又蒸馍，

有些人社员会上提建议，

说什么为集体看谁交的鸡粪多，

任你们七嘴八舌吵翻锅，

想叫我多交算白说。

水全爹，冰全爹！

〔九叔急从屋内出。〕

九 叔：喊这么急，是不是有卖减价肉的？

九 婶：哎呀！你整天光盘算买减价东西咧，如今队里又要给

油菜追肥呀！

九 叔：好啊！我上工去。

九 婶：过来！

九 叔：咋，上粪多，收成多，多挣分，咱分的多。

九 婶：队里肥料只够春地用，叫大家自觉交鸡粪哩！

九 叔：这鸡粪可顶麻枯用啊！

九 婶：是啊！

（唱）会上提出交鸡粪，
吵吵嚷嚷乱哄哄。
这个举手要发言，
那个急得上板凳，
你也说，他也争，推的推，
拥的拥，办公桌围个不透风。

九 叔：保险争着不想交。

九 婶：（接唱）真比那喊个一二还齐整，

社员个个都赞成。

这个说爱护集体是本份，

那个说咱是集体主人翁。

嘴上象是抹蜂蜜，

说的比唱的还动听。

再积极也不能上电影！

顶多是在文化室里上幻灯。

九 叔：算了吧，生那些气有啥用？

九 婶：咱那鸡粪估计有多少？

九 叔：少说也有二百斤。

九 婶：（精灵地口算）一八得八，二八一百六。对，二八开，拿四十斤去交给队里。

九 叔：二八开？

九 婶：（肯定地）二八开。水全爹！

（唱）自己留下一百六，

咱给队里交两成，

九 叔：（唱）队上规定交多少？

应按制度去执行。

九 婶：（唱）这回是交多交少靠自觉，

也不过随便交点应应名。

（欲下）

九 叔：别忙，再合算合算……

九 婶：算啥！鸡粪上地壮啊，总不能不给自留地多上点，都交到队里！

九 叔：自留地那麦苗上的粪不少了，别学秋天那点玉米，一下子烧死了。

九 婶：到开春不会下畦“菜秧子”。

九 叔：唉！你听我说嘛！

（唱）常开会、常听讲，

常说叫大家改造思想。

啥事也得跟上趟，

不能叫人家捣脊梁。

九 婶：（唱）这是往队里交鸡粪，

不是新亲去瞧丈母娘，

说自觉，讲自愿，

九 叔：交点总比不交强。

九 叔：（唱）咱家鸡鸭一大群，
多少粪人家会掂量。
没行市，有比试，
瞒天瞒地难瞒街坊。

九 婶：我喂那几支鸡，他们总不能算出来那支鸡一天屙几两屎呀！

九 叔：要是我当干部就能给你算出来。

九 婶：算也不怕，我拾些牛粪掺进去，一斤就多赚他一分，他有他的大算盘，我有我的小算盘。

九 叔：你……

九 婶：我咋？

九 叔：（无奈地）你当家，你管事，二八开就二八开吧！

九 婶：当家，当你这个家，成天能难死。在外边人家是批啦，评啦，到家里你又是这呀，那呀！惹得人家说：老九叔思想还好点，精灵鬼的资本主义思想凶的很。我受批评你落好，没这么便宜的事。

九 叔：（顺从地）好啦，好啦，从今后我不拦你的马头，叫干啥就干啥，行吧？

九 婶：（满意地笑了）好了，好了，快把鸡粪收拾收拾。（欲进门）水全他爹，那沟边有一堆牛粪，你去拣回来，倒咱那粪堆上。

九 叔：唉！（欲下）

九 婶：水全他爹，拣回来了快去接水全，他们今天放寒假，刚才同学们带信说，水全有点病，叫你去接他！

九 叔：唉！（欲下）

九 婶：水全他爹，你来，先帮我收拾一下再去吧！

九 叔：（不耐烦）好，行！行！

〔九叔随九婶进门。赵老成担粪出。〕

赵老成：（唱）两筐鸡粪担上肩，
心里好似扇子搨，
油菜再追鸡屎粪，
明年收成又猛添。

〔正欲下，听见撵鸡声，放下担子。〕

〔幕后传来老成妻声：“谁家鸡又在吃队里油菜哩！”老成妻急上。〕

老成妻：铁柱他爹，又是他家（指九婶家）鸡吃油菜，我非去找她吵一仗不行，真是落……

赵老成：铁柱他娘，不能这样，上中农也是咱贫下中农的朋友，我们要团结教育多帮助她嘛，吵什么哩！

老成妻：那也得狠狠批评。

赵老成：对，是应该批评，王支书的话你忘了，批评也是为了团结嘛！铁柱他娘，沟那边有一堆牛屎粪，你去把它拣到队里去。

老成妻：好。（下）

赵老成：是应该好好帮助帮助九婶啦！（下）

〔九婶提一筐鸡粪出。九叔跟上。〕

九 婶：你又跟出来干啥？那一堆鸡粪眼扎扎的，还不找个地方藏起来。

九 叔：呃……好！（又回）

九 婶：（唱）挎起粪筐脚步慢，
心中打着小算盘。

四十斤能记二十分……
到麦天能多分一块余根錢。
这鸡粪上在自留地……

唉！

算来算去圓扯圓。（急下）

〔老成妻上。〕

老成妻：九婶，九婶！

〔九叔出。〕

九叔：她去交肥去了。你们交了沒有？

老成妻：交啦。

九叔：（试探地）姪媳妇，你们交多少？

老成妻：我们按家里的肥二八开。你们呢？

九叔：我们也是二八开。

老成妻：（满意地）嗨，我们两家一样。

九叔：（放心地）啊！

老成妻：（旁白）幸亏交的正合适，差一点落了后。落后了我才批评你赵老成。

九叔：（旁白）幸亏交的正合适，差一点吃了亏，还是水全他娘精灵。

老成妻：九婶交肥了，我找她去。

九叔：干啥？

老成妻：给你说你也做不了主。

九叔：到底有啥事儿？

老成妻：借錢。

九叔：借錢？那你找她去。

〔九叔进屋。老成妻下。二哥上，边走边唱，嘴里还自打着锣鼓。

二 哥：（唱）今年春早油菜旺，
社员个个齐赞扬，
庄稼越好越有劲，
我戏迷怎能不奉献力量。
我家夫人那道而往？（找介）
为何不见我的粪筐。

〔赵老成挑空筐上。

赵老成：老二，做什么？

老 二：找俺那一口子。

赵老成：她上河边栽树去啦。

老 二：（戏曲道白）急煞人也——

赵老成：你真不愧称个戏迷，又唱的啥戏？

老 二：新编的……叫个……“社员交肥”。

赵老成：你交不交？

老 二：当然要交，你知道我这个人是从来不当下游。

赵老成：你准备交多少？

老 二：我……嘻嘻？交多少还没有个“定盘星”哩。人家骑马咱骑驴，比步行的快点呗。咱反正是向落后的学习。

赵老成：对，可是要赶先进哪！你看！

（唱）万众一心山成玉，
心齐能把泰山移，
寒露时节种油菜，
还有人不同意扩大面积，

有的是担心肥料不够用，
个别人怕把肥料交队里。
你看那大路上，挑的挑，

老 二：（唱）担的担，

赵老成：（唱）拉的拉，

老 二：（唱）推的推，

二人合：（唱）齐心交肥多热火……

老 二：比如我……嘿嘿！……我还没交哩。（欲走）

赵老成：哪里去？

老 二：我去找我家夫人拿粪筐掏鸡粪呀！

赵老成：我的借给你。

老 二：好。五叔，你家交多少？

赵老成：我家只有一百斤，交八十斤。

老 二：二八开。好，我家也只有百十来斤，学你的，也交八十斤。

赵老成：老二呀！作的对，这回你该受表扬了。

老 二：（得意地）那里，那里，作一个人民公社社员理当如此。

〔内喊：“赵老成”。

赵老成：哎！

〔内声：“石灰和青砖运来了，你快到饲养坊看一下。

赵老成：啊！就来！（下）

〔九婶提空篮上。

九 婶：哟，戏迷老二，你才掏粪哪，我都交了回来啦。

二 哥：哎呀！这个九奶可比我积极啦！我得赶快掏鸡窝去。

（急拿筐下）

九 婶：（得意地）这回可走在你前头啦，哈哈……（见门开着）水全他爹。

九 叔：唉！（自内出来）

九 婶：（生气地）太阳都快落山啦，你还不快去接水全哪？

九 叔：你要叫藏那鸡粪，到现在还没找着地方放呢！

九 婶：哎呀！真没材料，去去去，快去接孩子吧，屋里叫我收拾。

九 叔：好好！快年下啦，可别乱动箱柜犯了“煞”。

九 婶：怪不得人家说你是老封建，还迷信呢！快走吧！快走吧！你回来。（九叔回）捎二斤红糖回来，过年好包元宵炸糖糕。

九 叔：那把钱给我。（九婶从衣袋里取出一张五元票）两块就够了。（九婶又取出两元票给九叔，九叔接钱急下）

九 婶：你回来！（九叔回）孩子要是跑不动，你就雇个拉车。

九 叔：知道。（欲下）

九 婶：你回来！

九 叔：（烦地）哎呀！

九 婶：去吧，去吧，快去吧。（九叔下）

〔老成妻急上。〕

老成妻：九婶，可找着你啦。

九 婶：啥事呀？

老成妻：（兴奋地）

（唱）队里急着修猪圈，

缺少石灰和青砖。
工人们听说咱急用，
几十里把货送到咱门前。

九 婶：（唱）我只当出了啥急事，
把你忙得象过年。
他送来为的多卖货，
又不是白给不要钱。

老成妻：（唱）话儿不能那样讲，
人家是热心把农业来支援。
咱九窝母猪一分圈，
社里养猪又发展，
猪多肥多粮食多，
社员的收入也增添。
工人全力支援咱，
大家说不能欠着人家钱。
共总需要五十五，
大家凑了四十三，
眼下还差十二块，
九婶有钱转个弯儿，
信用社会计回来我马上就还。

（从身上掏出存款折）信用社会计开会回来，我取
出来钱就还你，行吗？

九 婶：（接唱）

借给队里是好事，
只是手头不宽展，没有闲钱。

老成妻：（唱）你前天刚卖一头猪，

这两天也不能把钱花完。

九 姊：（唱）和尚不知道家苦，
一家不知一家难，
你兄弟水全上中学，
再加上一家三口吃和穿，
你九叔前天又办年货，
三十二十眨眼就完。

老成妻：（唱）十块八块也该有？

九 姊：（唱）总共剩下（掏布袋）三分钱。

没买姜，没买蒜，
没打油来没称盐。
娃媳妇要是有余剩，
最好帮我作作难。

老成妻：（唱）借钱也是为集体，

九 姊：（唱）我不欠集体半分钱。

噢！娃媳妇……（反问地）

（接唱）

莫非您家想修猪圈？

老成妻：不！

（接唱）

我家的猪圈修好才两年。

九 姊：（唱）再不然队上猪娃要分给你？

老成妻：（唱）我家里不用再把猪娃添。

九 姊：（白）噢噢噢！可知道啦。

（接唱）

攒粪给你记工分？

老成妻：（唱）说这话那一点象个社员。

九 婶：哼！

（接唱）

你一也不买猪，
二也不修圈，
又不记工分，
何必来借钱，
划不着没事自己找麻烦。

老成妻：九婶你……

九 婶：我没钱。（转身进门，闭门）

老成妻：……

九 叔：（急上，敲门）水全他娘，你叫我雇拉车，这钱不够呀！把你布袋里那四张五块钱票给我一张就行啦。

老成妻：哼！还有这种人。（气下）

九 婶：（开门，探头看看，出门）给，快把这五块钱拿去，
（指老成家）刚才她想借我的钱去充积极呀！

九 叔：平常积极，这回交肥可也没比咱多。

九 婶：（忙问）他们交多少？

九 叔：也是二八开。

九 婶：（急问）真的，你看见了？

九 叔：姪媳妇对我说的，还能假了！（下）

九 婶：哼！我以为你有多积极，原来跟我是一样的二——八——开。

〔二哥挑肥出，正好听见。〕

二 哥：九奶，你家也是二八开。

九 婶：是呀，戏迷老二，你担这么多肥干啥去？

二 哥：交生产队嘛。

九 婶：有多少斤？

二 哥：八十来斤。

九 婶：二二得四，二四得八，嗨！你家有四百斤鸡粪哪？

二 哥：我那几个鸡又没吃巴豆，能屙那么多。呃！九奶，你们交多少？

九 婶：四十斤。

二 哥：（怀疑地）你们有多少鸡粪？

九 婶：二百来斤。不不不，没称过，总之和他们（指老成家）一样。

二 哥：也是二八开？

九 婶：（含糊地）啊……（旁白）我得赶快把家里那堆鸡粪收拾起来，不能放在那儿现眼。（忙下）

二 哥：（大悟似的）啊，原来如此！

（唱）今天的事儿真新鲜，

两个二八颠倒颠；

这一家八成交到生产队，

那一家八成撒给自留田。

这一家先公后私思想好，

那一家对待集体心太偏。

有心学习正二八，

捞本又得等半年；

有心学习倒二八，

人人都说九奶尖。

我好比十字路口迷了道……

前走后退左右难。

〔二哥犹豫。九婶出。〕

九 婶：老二呀，你送粪咋还没走？

二 哥：我拿不定主意了。

九 婶：（旁白）对，劝他少交点，和我掰伙下几畦菜秧子。
（对老二）老二呀，赵队长都说，这一回是自觉的，自觉就是随便呀！交多了顾了集体难顾自己，反正都要伤一头。

二 哥：可是五叔说过：“油菜丰收了支援工业建设，是功在国家利在自己呀。”

九 婶：可是自己搞好了，少叫国家和队里照顾不是一样吗？

二 哥：那……

九 婶：老二呀，你不是说明年菜秧子准贵吗，留下点好粪，凑你的手艺，咱两家掰伙下几畦儿“菜秧子”，又赚钱来又不犯法，这就是吃饭靠集体，花钱靠自己。

二 哥：（唱）她的算盘扣得稳，
九奶奶称得起一个精能人。
我干脆来个拦腰砍，
公私之间平半分。

对，我中间开，留五十斤，交五十斤。

〔赵老成上，恰好听到二哥的话。〕

赵老成：老二，交多少呀？

二 哥：我……（无言答对）

九 婶：（帮腔地唱）

人家要交五十斤，
半公半私摆的匀。